

陸山集卷之四

奏疏

太常寺

陝西

自陳疏

南京太常寺卿臣陳謹

奏為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嚴考察事臣係錦衣衛官籍由進士嘉靖二年
除授戶部湖廣清吏司主事歷陞本部員外郎郎中
及布按二司左右布政使等官尋遷今職近該南京
吏部為遵舊例嚴考察以勵庶官事該吏部題奉



欽依考察兩京五品以下官員臣備員前職例應自陳竊
念臣草茅賤士樸樸庸流遭際

明時濫叨仕籍自惟愚陋矢心圖報而涓滴之未能待罪
省愆而僂僂之拜

命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臣雖隕身盡瘁誠不知所以補報于
萬一也願今時當考察之年

大明黜陟如臣不職所宜罷黜以清仕路者也如蒙伏望
聖慈鑒臣愚衷將臣罷黜則庶明勵翼人心咸服而
日考察之典為益嚴矣

嘉靖三十年三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陳儒不准辭着照舊供職吏部知道

謝恩疏

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臣陳謹

奏為謝

恩事嘉靖二十年二月十七日該行人司行人張汝棟齎
捧

欽賞臣銀一十五兩紵絲一表裏臣瞻望

神京僂僂拜

命伏念臣猥以駑駘遭逢

奏疏下
聖世叨任陝西布政使司右叅政分守河西慚無寸補乃
去歲秋八月酋虜不逞敢爲犯順維時

天人協應遐邇宣威犄角來諸路之兵風雨落胡人之魄
乃遂斬首生擒至四百四十餘顆是皆仰仗

皇上聖神文武丕振華夷乃茲底績而亦內外重臣暨二
三將士協心戮力之所致也臣待罪地方深虞譴責
乃復誤蒙

曠蕩之恩下及章縫之末

綸音赫奕金帛便蕃揣分奚堪循牆莫避除具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外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具本專差承差楊棟齋捧謹具奏

聞

謝恩疏 代巡撫中丞作

嘉靖二十年九月十二日該兵部題稱漢南寇平欽
蒙

賜臣銀一十五兩紵絲一表裏除臣率屬郊迎叩頭祇
領外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

伏以

重華如舜式嚴寇賊之誅盛治維周益慎保釐之戒

蓋民爲邦本而治以道隆况雄藩莫重於三秦而安宅寔先于列郡偶平小醜忽荷

鴻恩章服侈

天命之榮

寶鑑出

尚方之賜

天顏咫尺

策命周章恭惟

皇上統承九有德奉三無

奮武斷以御臣民

普離明而安華夏

詔書屢降每宥潢池之弄兵赤子無知乃復萑符之肆

寇倡言漢沔接迹川江俗悍而雜錯乎豺狼林深而

弗睹乎天日敢爲不逞爰自速辜出沒我荆襄每恣

剽掠憑陵我長武益肆跳梁雖自分魚遊于釜中而

不免兇出于柙外重驅遺孽用示天刑爰命諸司乃

興大衆一鼓而渠魁就執決旬而地方底寧賣劍買

牛聞風輸貢是皆我

皇上天威震蕩至德招携之所致也伏念臣晉陟華階深

慙厚報撫百二之河山如臨淵谷保億兆之民物欲

壯金湯方覆餗之是憂乃建寮而報宴臣敢不誓竭
忠貞勉圖涓滴惠此中國期無鴻鴈之歌用邊蠻方
永奠岐豐之業臣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

辭司空疏

代作

近該工部尚書員缺節該吏部等衙門會推具題欽
蒙

聖恩陞臣工部尚書欽此臣聞

命自天措躬無地竊惟居四民而時地利式重司空宅百
揆以亮天工用扶元后宮照八座省列三臺虞廷伯

子之命尚四岳之職咨少皞鴈鳩之官惟九州之攸
奠克平水土祇建宮車向非經濟之宏才曷稱奮庸
之重任恭惟

皇上

天縱聖神

日新禮樂

仁民孝

祖鴻規卓冠乎百王

濟世經邦懿範遠垂乎千古

謙冲圖治

玄默化民

籲俊尊

上帝而左右惟賢 迪簡在

王庭而對菲園葉乃如臣者亦荷

甄收伏念臣樸樵孤踪草茅賤士濫竽仕路雖勉懷犬
馬之心待罪工曹寔重愧經營之職才綿力薄時詘
舉羸方覆餗之是虞忽上卿之猥及僂僂莫避負戴
曷勝此臣之省躬揣分寔有不能自安者矣如蒙伏
望

皇上俯鑒愚衷收回

成命別選才望大臣用充厥任容臣照舊供職勉圖補苴

臣不勝感戴

芹山集卷之五

奏疏

太僕寺

馬政疏

南京太僕寺卿臣陳 等謹

奏爲乞議申明

成憲以修馬政事臣等伏讀

大明會典內開

國朝馬政有太僕苑馬寺專理而統於兵部中間孳牧
之方買補之例以暨印俵之法禁約之條森然備具

仰見我

國家創制立法所以爲燕翼之圖者深且遠矣顧承平日久玩愒乘之而

祖宗良法或有偏而未盡舉者矧今邊方戒嚴馬政爲急

臣等待罪僕司日夕兢惕輒敢冒昧條陳六事蓋皆

仰稽

彛憲俯酌時宜有不敢以一毫意見雜於其間者如蒙伏

望

皇上勅下兵部如果臣等微言萬一可采乞爲

題覆備行各該撫按衙門并臣本寺通行所屬一體欽

遵施行則於馬政未必無小補云爾地方幸甚臣等

幸甚謹具奏

聞

計開

一嚴解俵以重條例查得節該兵部題

准馬政條例每年奏派備用馬二萬五千匹南京太僕寺

取三分該本折馬共七千五百匹本折相半原係折

色者每匹徵銀一十八兩原係本色改折者每匹徵

銀二十兩其本色馬匹務要揀選身高四尺兒馬五

歲駟馬八歲以下方許起俵南直隸所屬俱限五月

終作一運務要依限解俵若有違限托故改差等項先將承批人員送問掌印并管馬官年終類叅其總部官年終不行親自赴部掣總批者俱照近年題准事例提解來京送問等因已經通行去後爲照馬政繫干軍機節年題奉

欽依定立期限糾正有司立法已極嚴密然尚在承平無事之時故一則曰轉發該寺寄養一則曰銀兩收貯備用事勢似猶稍緩近因北虜深入動調官軍截殺用馬數多八九月間太僕寺兌給馬匹不敷乃遂支給官銀數萬兩分委寺丞等官前赴各省收買戰馬

此其時視往昔何如哉則凡額派應俵之馬殆不可少爲懲期以快軍機矣近據淮安府贛榆縣於本年十月內方行赴寺倒解無爲州并桃源等縣於本年九月內方行倒解雖本寺節次行催亦罔肯如期赴京者無他蓋因承平日久無事武備故每歲會派馬匹定擬年終類叅之條薄示懲戒乃今邊方戒嚴實與往年不同且各官比及一年遷轉無掌寅緣幸免或又貪養得意而去亦復何所憚哉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詳議度量事勢緩急馬匹盈縮如果邊方調度缺乏仍乞申明五月

欽限備行臣等嚴督解俵如有延捱至六月七月不解者其各州縣掌印并管馬官聽臣等行該府就近提問令其速爲解俵若至八九月防秋尚未起解者其該府知府并各屬州縣掌印官悉聽臣等通行住俸參奏行撫按衙門提問總部官并各州縣管馬官悉照例提解來京送法司問罪中間果有恪遵欽限裨益軍機蚤爲完俵者臣等亦遵例通行獎勵庶官如此庶法有定守人無觀望而馬政亦有攸賴矣惟復仍候年終類察伏乞

聖裁

一清租銀以備緩急照得本寺所屬江南江北各有牧馬草場共一千一百餘頃每歲例該徵收租銀九千九十餘兩以備幫助買馬支用查得正德十三年奏准馬政條例馬價銀兩不許別項支用又正德十六年奏准今後不許擅擬借支馬價及擅便那移別用等因欽此近該太平府於該年備用馬匹不行催徵輒將節年收貯草場租銀未經題

請一旦擅動五千餘兩抵作拖欠馬價之數伏讀

大明律內一款凡各衙門收支錢糧等物若監臨主守不正支正收那移出納還克官用者並計贓准監守自

盜論及倉庫不奉勘合收支者罪亦如之欽此爲照
該府所屬各縣備用馬匹每年例應額派馬頭出銀
買備解俵其數十年存貯銀兩則正以備今日緊急
軍機買備戰馬之用者也而乃敢妄意輕動雖本寺
屢行叅駁弗能禁止所據該府縣等官不能無罪但
稱地方災傷仍抵馬價情似可原除將該府備行戒
飭外誠恐自後各屬府州縣官平時怠忽馬政不行
催徵或又那移借貸倣效戎風深爲未便通合查處
如蒙乞

勅兵部再行申明前例備行各該撫按衙門今後各守職
掌不許擅動本寺馬價官銀其各屬一應牧馬草場
租銀等項仍聽_臣等行委各府管馬通判或廉正推
官知縣等官自嘉靖二十年起至二十九年止逐一
查勘每年額該租銀若干已完若干未完若干其已
完見在官庫銀兩查明之日不分遠年近日聽_臣等
備行各府令其造冊儘數解送太僕寺以備買馬之
用其未完者就令各官嚴究的係何人名下若果係
花戶拖欠嚴限監追如係收頭庫役人等侵欺就行
嚴提到官究問追贓發遣如仍有那移借貸及干碍
權豪勢要人等侵欺占種者悉聽_臣等指名叅奏

如此度

國需慎重官常恪守而緩急亦或有賴矣

一禁常例以蘇民困伏讀

會典凡管馬官有闕茸貪污害民者分管及所在掌印官

開

奏以除民害欽此為照民間養馬或以丁或以田中間
或遇年歲有凶荒丁力有消耗則竭力以買備用馬
匹尚多不堪而况可當額外之誅求哉近訪得各府
州縣管馬等官其間守已愛民恪修馬政者固有而
貪婪恣肆罔恤民艱者寔多或以見而為由而索要

常例或以點馬為名而科罰紙價日朘日削曾無窮
已一自食餌之後則凡豪強之賣馬群頭之侵剋舉
莫敢誰何矣以是而望修舉馬政何可得哉緣今邊
方戒嚴用馬為急而比來江南江北歲多災傷民力
亦竭則就中休養生息亦有不可不加之意者如蒙
乞

勅該部再行申明

成憲備行撫按衙門并臣等本寺各通行所屬府州縣管

馬官自今以始各宜洗心滌慮奉公守法着實修舉
馬政凡一應事宜悉遵照馬政條例施行不許泛濫

追呼無名騷擾果係馬政克修上下無怨聽撫按衙門并臣遵例舉薦以昭賢能以圖後効如有仍前貪污無忌者除臣等遵例每歲定擬不職考語直達吏部議黜外仍許被害之人赴本寺指實陳告以憑參奏挈問庶諸司知警馬政恪修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矣一明職掌以便責成查得馬政條例該兵部題

准節奉

太祖高皇帝聖旨這箇衙門職專提調馬匹比較孳生但有虧欠作弊馬匹許令本寺舉問敢有非理抗拒許令本寺官問奏挈問欽此又一凡養馬府州縣正官推調不理馬政俱照錢糧軍伍不准考滿事例如管馬官有故俱令掌印正官帶管違者或批收不完聽兩京太僕寺堂上分管官參究等因夫諸司各有職掌馬政尤爲急務蓋關繫軍機有不可以尋常末務視之者故自我

聖祖以迄于今

天語叮嚀

令甲森列其責成於正官者如彼其嚴矣緣歷年既久案牘湮微而所司之臣乃敢蔑視

王章怠忽馬政或正官推調不理或管馬通判縣丞主簿

等官夤緣別差託故不解則馬政亦復何賴哉緣今
邊方調度緊急所據管馬官寔有不可一日缺者如
蒙伏乞

勅下兵部再行申明

成憲備行撫按衙門凡各府州縣官果係

欽選註定管馬官職銜不許別項擅自差委致妨本等職
業若管馬官有缺掌印官卽行帶管不許推調至於
三年六年考滿俱要照例申呈本寺查勘無碍方許
起送赴部給由若果虧欠馬匹數多批收不完俱不
准其請選者悉聽臣等本寺分管官照例參究如此

庶官有定志事可責成匪直臣等獨藉以少進其責
而已也

一禁包攬以求良馬夫國之大事在我而兵之克敵在
馬馬之強弱兵之勝敗繫焉是惡可以不慎哉查得
問刑條例一司府州縣起解備用馬匹俱要經由分
管太僕寺寺丞驗中起解若有馬販交通官吏醫獸
人等兜攬作弊者俱問罪枷號一箇月發邊衛克軍
爲照江南江北例有木色馬二千五百五十八匹節
年江浦六合等處解到馬匹率多矮小不堪及查解
馬文冊多是空白亦無年齒毛色無從辯驗真僞訪

得江南馬匹多被積年馬頭人等每匹科銀至三四
十兩及至起解之時通同解官醫獸朦朧領出或於
本地或北直隸山東等處或在京街市止用銀一二
十兩收買不堪馬匹抵數其餘銀兩盡行侵剋故空
此文冊以便那移抵換及至驗看不堪駁回更解文
移往復動輒經年此其為弊已非一日之積矣卽今
邊方戒嚴用馬緊急若不早為禁處臨時調度不堪
候事非細如蒙伏乞

兵部再行申明前例備行臣等轉行所屬州縣凡每
歲生派到備用馬匹務要遵照本部原題年齒尺寸

府督州州督縣各分投於產馬地方多方收買大馬
完備各該掌印官親行驗看合式聽候本寺分管寺
丞驗中方許給文倒解如有不堪卽便退換責令另
買務求良馬不許縱令在途展轉作弊仍各造年齒
毛色文冊解送兵部并太僕寺及本寺收查其有不
堪馬匹數多及不行買馬虛文倒解并造空白冊者
聽分管寺丞將州縣管馬官提問其馬販交通官吏
醫獸人等兜攬作弊者一併訪拏究治發遣若該府
管馬通判在府坐視不行查驗督催者亦聽分管寺
丞移文本寺以憑參究施行如此廢法禁嚴而宿弊

可祛軍實修而臨事有賴矣

一復

舊制以蕃孳牧伏讀

會典內開洪武榜例凡管馬官吏時常下鄉提督看驗馬匹要見定駒若干顯駒若干重駒若干明白附簿以俟太僕寺官出巡批較仍按季送太僕寺類繳及凡倒失種馬虧欠馬駒俱在年終完備如是不完府州縣正佐首領官決打二十管馬官吏加等痛治欽此捧讀

聖訓不勝戰慄乃知

禋宗注意於馬政者如此其備而督責臣工者如此其嚴顧臣等涼薄亦何能仰承任使以圖報萬一哉近據各屬解到循環文簿中間或有累季無駒者或倒失拖欠而不行追賠者往返倒換徒爲虛文訪求其故蓋因孳生馬駒不堪起俵及官吏詭名騙取或同群馬頭恐嚇告買民稱不便其後遇例乃止令每群開納大馬一匹其馬駒不必較其有無而孳生之法遂廢不講矣及查江南江北收馬草場延袤無際中間芻草叢生儘堪牧馬其在馬政條例曰省令如法餵飼曰省令趁時群蓋曰省令如法定駒則良法美意

所以爲司牧計者無餘法矣止因一時官吏群頭作弊馬駒不堪解俵乃遂舉其法而盡棄之是因噎廢食夫豈

祖宗立法之初意哉况近來各處地方率多災傷民間出銀買馬亦甚艱苦臣等竊惟民之生財有限而天之生物無窮如蒙乞

勅兵部備加詳議如果

舊例可遵民艱可恤備行臣等通行所屬各府州縣自嘉靖三十年爲始其掌印管馬等官各要恪遵

祖訓講求良法省令群長馬頭人等如法秣嗣群蓋以蕃

孳息仍嚴禁官吏人等不許騙買恐嚇重爲民害如違許被害之人赴寺陳告以憑拏問發遣庶民得安心牧事俟一二年之後驅黃牝壯雲錦成群中間臆壯堪以起俵者則起俵免致出銀收買矮小不堪者聽從變賣用備收買馬匹庶乎通變宜民公私兩便第恐事體重大停閣已久卽今應否復舊則非臣等之所敢必也

欽差總督南京糧儲南京戶部右侍郎臣陳 謹

奏爲給由事照得臣見年六十六歲係錦衣衛官籍由
進士嘉靖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欽蒙除授戶部湖廣清吏司主事歷陞本部署員外郎署
郎中嘉靖八年十月內六年考滿實授本司郎中本
年十一月內陞山東東昌府知府嘉靖十三年四月
內陞浙江按察司副使嘉靖十五年十月內改本司
提學副使嘉靖十七年七月內陞陝西布政使司右
叅政嘉靖十九年八月內陞陝西按察司按察使嘉
靖二十年九月內陞山東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嘉靖

二十一年二月內陞本司左布政使嘉靖二十二年
九月內為科舉事

欽蒙降授陝西延安府宜君縣典史嘉靖二十三年四月
十三日到任本年十二月內陞直隸廬州府推官嘉
靖二十四年六月內陞直隸真定府同知嘉靖二十
五年三月內陞湖廣按察司僉事起程間本月二十
七日聞繼母封太淑人尹氏喪回籍守制至嘉靖二
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服闋到部復除山東按察司
僉事二十八年三月內陞南京尚寶司卿本年八月
內改光祿寺少卿二十九年五月內陞太僕寺少卿

本年七月內陞南京太僕寺卿嘉靖三十年正月二
十一日陞南京太常寺卿本年二月初一日到任本
年八月內陞南京戶部右侍郎九月初六日到任自
嘉靖三十年二月初一日太常寺卿到任起扣至嘉
靖三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止連開實歷正三品俸
三十六個月三年任滿例應給由緣臣奉

勅督理南京糧儲未敢擅離如蒙乞

勅吏部查例題

請臣無任感激隕越之至為此具本專差舍人丁楠賫捧
謹具奏

聞

又

奏為懇乞

天恩比例改給

誥命事臣錦衣衛官籍由進士嘉靖二年十月內除授戶部湖廣清吏司主事陞授本部員外郎郎中歷陞陝西布政使司右參政山東左右布政使等官嘉靖三十年正月二十一日陞南京太常寺卿本年九月初二日陞南京戶部右侍郎自嘉靖三十年二月初一日南京太常寺到任起扣至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

三十日止通前連閏共實歷正三品俸三十六箇月三年考滿例應給由到部引

奏

欽蒙准令銜職所有臣祖父母父母并本身妻室合得誥命例應請給竊念臣一介草茅昔任陝西右參政嘉靖十八年恭遇

大享覃恩臣係三品曾叨

封典舉家已仰荷

天恩光被存歿萬萬矣但臣今任與前不同臣既僭膺寵命而臣祖臣父未得追贈如臣之官烏烏私情其亦何

能以自安即臣查得原任福建叅政張時徹伊祖緒
父林先受叅政封贈後陞兵部右侍郎三年給由陳
情改贈荷蒙

聖明俞允臣與時徹事體相同如蒙伏望

皇上一視同仁查照前例將臣祖父改贈如臣今官豈惟
臣舉家感戴隕身圖報臣先世九泉之下亦仰荷

天恩百世不朽矣冒昧陳情臣無任戰慄待罪之至爲此
具本專差千戶李椿賡捧謹

通請

旨

又

奏爲衰病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容令休致以延殘喘事臣年六十五歲係錦衣衛官
籍由嘉靖二年進士初授戶部主事陞本部員外郎
中歷陞山東左右布政使後於嘉靖二十二年爲科
舉事謫陝西延安府宜君縣典史節陞廬州府推官
等官游陞今職於嘉靖三十年九月初六日到任遵
奉

勅諭勉強供職外至本年七月初十日因前赴各該倉場
看視收放糧草一時中暑眩暈遂成癱亂日夕不止

隨於本月十一日移文本部知會迎醫調理未痊嗣後復變為痢疾兼以心氣怔忡痰嗽不止見今病卧床褥日漸尪羸朝不保夕竊念臣猥以庸才遭際明時叨得仕進積有歲年且當罪廢之餘復躋崇秩皇上天高地厚之恩曾無補報萬一此臣日夜捫心萬死莫贖者也乃今福過災生遭值前疾竟莫能興雖欲勉効犬馬餘忠未能也緣倉場事重臣今卧病瘵曠日久分宜求退如蒙伏望

皇上俯鑒愚衷准令致仕少延殘喘倘不即填溝壑尚當祝延

聖壽歌舞太平永為堯舜之民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為此具本專差千戶李恩管捧謹

題請

旨

原任總督漕運都察院右都御史臣陳謹

奏為衰病日劇懇乞

天恩准令休致以延餘生事臣由嘉靖二年進士歷官郎署游至今職竊念臣本樸樸庸流踈遠下品荷蒙

清朝作養忝竊仕途已歷多年夙夜兢兢亦欲勉圖驅策萬一粵自往歲待罪淮南突罹重病復遭兵燹臣審

已量力寔是驅策不前嘉靖三十五年三月內自劾
求退該吏部覆題臣疾因偶致才尚可為遽准休致
不無可惜等因具題奉

聖旨陳儒既有疾着回京別用欽此九月內臣交代回京
緣前病未痊復行具疏乞休節該吏部題奉

聖旨陳儒照前旨留用欽此欽遵臣伏讀

諭音感激泣下仰思我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臣舉家雖粉身糜骨莫能補報萬一
何敢再疏上塵

臣賦素弱竊祿數年殫摠心力汗血已竭盡無

餘矣况今年已七十例當引退且今歲適值考察之

期臣雖仰蒙

聖明汪濊之恩曲賜保全而衰病日侵形神日瘁復欲勉

効犬馬之私寔萬萬不能也如蒙伏望

皇上俯念臣前後乞休情節容臣致仕俾臣跼伏山中苟

延殘喘臣當朝夕焚香舉手加額以祝我

皇上萬萬年無疆之壽以歌詠太平則臣感戴

皇恩為不朽矣為此具本親詣謹具奏

聞

芹山集卷之六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門人胡正蒙編輯
賜進士出身南京戶部郎中門人黃國卿校正

序

南廡錄序

夫南廡者我

聖祖定鼎留都肇建

國學以教天下之上者也茲錄者何也曰

皇極之敷言是訓是行而做好德者也維是歲春三月
少司成氏廬公宗哲將奏績于

朝

太宰氏屬儒曰汝作秩宗當隸茲教事辭弗獲儒
大懼弗勝乃四月朔釋奠于

先師孔子而後從事乃拜手稽首伏讀我

皇祖

聖訓謂先臣宋氏學規嚴肅

朝廷好生得人近來生徒全不務學用着他好生壞

事大哉

王言其固所以風勵天下而王汝于成者乎乃又伏讀
我

成祖御製諸書之序曰六經者聖人爲治之迹六經之
道明則天地聖人之心可見而至治之功可成大
哉

王言其固所以發明斯道而上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之傳者乎暨我

列聖以及

今上

天葩睿藻昭如日星凡爲臣庶所宜誦而力行者夫
復何言時在太館諸生四百有奇濟濟翼翼謹循
成憲令其讀書會講考德問業再閱月而試之得文理

醇正者若干卷已而諸生率自奮勵作文會又得若干卷博士周京等請梓之以勸因請我

大中丞彭公敘諸簡端矣僉謂余當執簡于後乃言曰夫自唐虞命后夔典樂教胄子以逮漢唐宋石渠弘文太學之講其尊師重傅養賢育才之意千古一揆然大要有二曰明人倫曰正經術夫曰明倫云者我中丞亦既言之矣其在經術或不

能無少變其初者惟欲是正焉而未能也竊惟文莫倫非二也孟軻氏曰君子反經而已矣是故道明道明則文純經敦則道晦道晦則文駁夫豈判然爲二物哉近考諸生於六經傳註率棄置不讀已戾孔子從周之訓至於爲文則復有務爲艱深險怪佞屈聱牙之習者揆之典謨訓誥之體或又大相遠矣以是而望養其忠孝慈良之懿如古之吉士不亦難哉甚爲此懼故於茲監試之舉也敢敬述

聖訓爲二三子告於戲其亦何敢贅一辭哉

浙江鄉試錄序

浙江鄉試事既竣厥明張燕諸士集堂下者凡九十人承筐胥餉乃歌鹿鳴之首章御史暨諸執事

曰休茲其成周之逸響乎敢不拜教觸且再乃歌
棫樸之卒章御火暨諸執事曰休茲其成周之道
化乎敢不拜教蓋是歲丁酉厥象爲文明而一時
聲名文物燦然海內視昔加隆焉猗與休哉其以
職事當敘諸末簡敢拜手稽首颺言曰嗚呼我
皇上經緯化成之功其盛矣乎賁之象曰觀乎天文以
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天運神道風霆
流形是曰至教聖發秘運六籍誕興是曰至文帝
王思以鼓舞天下乃於人文焉是崇是飭庸以飾
治而昭德夫固與天地同流者哉蓋自我

聖祖宅有不基

誕敷文德則於

定鼎之初定開萬世之明之運矣暨我

皇上體道經世

丕闡鴻猷益隆繼述當竊觀其

策命文臣之辭曰崇正學曰迪正道其所以經緯化
成者固將躋古帝王而上之矣則夫道化之潛乎
聲光之被及人文丕變宜何如哉是故我觀于文
直而鬯正而弗僻則嘆曰庶幾哉其古之遺乎暨
觀于燕楚而偉宕而弗肆則又嘆曰庶幾哉其浙

之秀乎升歌既同旅酬咸集某乃揚觶而言曰嗚呼二三子其尚有聞哉昔成周之選士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夫德以養其心則純行以淑其躬則飭藝以博其趣則洽乃今直求之文耳若於三物之教猶有未盡然者則我不敢知曰其咸出于吉士乃因文考德守道弗渝淵淵如也洋洋如也則我亦不敢知曰其終繫之匪人乃亦自顧弗明罔以迪茲多士用孚天下之公議是懼繼自今告于

廷升諸有位以弼此丕丕基爾多士事也嗚呼

三子其尚慎旃哉某亦與有令聞乃相率再拜稽首而言曰敢不祇若

明天子之休命

同年序齒錄序

戎

皇上繼天立極聲教大同乃歲丁酉浙二三子既已論秀而升之矣復慨然思以敦崇古道也乃作同年會于湖山書院是日也山川出雲變態閃爍魚龍隱見上方數千里焉君子曰噫嘻偉哉其茲會乎陳子穆乃諭于衆曰今茲之選其里同其策名同乃亦唯齒

是崇爾盍序諸二三子曰諾維時少長雍雍文物燦
燦蓋終日百拜而罔愆于度矣乃復諭于衆曰今茲
之燕其遇同其志趨同嗣是升諸有位同其所建明
樹立將無同乎盍慎諸乃請質諸督學氏廣陽陳某
曰夫同年錄者何謂也曰錄同年之與於鹿鳴登諸
天府將以昭遇而敦世講也其曰序齒者何謂也曰敘同
年之齒將以悼典而風世教也齒序而同年之誼可
敦矣齒之義大矣哉予曰然二三子亦既有聞矣予
何言哉予聞諸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
之逮也而有志焉是其有感于大同之治也乎乃
今天下猶有夫盍同者而道術遂爲天下裂二三子
之齒讓也其尚思以同之乎夫道始于太一散於五
常而流行于天下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蓋
曠世相神而同一授受者是故率性以爲同否則異
明道以爲同否則枝皇極之訓曰凡厥庶民無有淫
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二三子之齒讓也其將求
諸此乎僉曰諾或曰同之義其盡於是乎曰未也君
子毋近名毋隱惡毋貶道以徇時毋黨同以伐異易
曰同人于宗吝二三子之齒讓也其尚慎諸此乎觥
籌交錯中命屢屢蓋繇是而知契倫之重矣又繇是

而知王道之可復矣。齒之義大矣哉。二三子乃降階而拜。充然若有所得也。乃遂書之以考其成云。

奉贈大學士石老行邊敘

敘曰我

國家定鼎神京。控御六合。華夏蠻夷。固不率俾。

皇帝若曰。吁。予受天命。乃十有八載。于茲亦惟我二三丞弼。是匡是毗。越惟我撫臣。宣力暨我。將士宣威沙漠。予一人以寧。茲予將時巡天下。如古禮疇爲我經營。四方僉曰。盡簡諸

帝曰。吁。亦唯我輔臣哉。時方受釐。

郊壇乃亟起

武英殿大學士程某于第賜之

璽書授之節鉞

神謀睿斷。明見萬里。直躋古帝王而上之矣。猗與休哉。公受

命度居庸。入鴈門。遂如晉。曰美哉。表裏山河。其上國之衛乎。又渡河。歷上郡。達賀蘭。曰美哉。百二山河。其北門之屏乎。乃入原州。遂入涼。放于嘉峪。曰美哉。虎豹守關。屯田沃野。其一統之封疆乎。時儒以守。臣獲侍我公于邊。談笑稱俎。而北虜來降者。日集。公乃服緋袍。

佩劔履欣然作詩曰

聖恩直見深如海佇看燕然大勒功南薰既來邊塵不警
雍雍如也翼翼如也司馬大夫楊子博顧謂儒曰盍
敘諸嗟乎維

聖啓運維元哲籌邊功德美矣盛矣不可以有加矣儒何
言哉客有執爵而言者曰古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
燮理陰陽公密勿絲綸舊矣茲行也無乃勤兵于遠
乎曰否昔在成周太和極治且命周公張皇六師又
命召公削平江漢豈古之人不知自暇自逸而顧役
役于戎馬馳驅之習哉安民和俗保大定功匪兵曷

崇治亂持危經邦弘化匪相曷賴是故出則將入則
相出則經營入則保傅古之制也乃歌東山客曰天
下有道守在四夷惟茲時詘舉羸馳驅天下無乃不
可乎曰否離之上九曰王用出征有嘉是故剛明及
遠威震而刑不濫今天下將驕卒悍駸駸乎日趨于
弱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乃歌六月客曰未也吾聞

明天子聖神文武寰宇底定是故茲行也訓之以
簡書而將士勸綏之以大賚而士馬騰震之以

天威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其所以圖回經略以定我王
國者將不爲中興之偉烈乎乃歌常武之卒章公瞿

然曰予小子何敢追配前人亦唯對揚
天子休命哉儒乃降階而拜退而書之爲行邊敘

陝西都察院題名後序

敘曰陝爲古雍州之域金城天府得河山之百二焉
國朝設都察院于行省用以保釐我民貞肅百度粵自
宣宗以下撫茲西土代有聞人弘治中我 太師邃菴楊
公亦旣爲之記矣乃嘉靖庚子都御史洪洋趙公受
命入陝爰梓而跋之蓋將垂永久昭鑒戒也是故志名位
志邑里志勲業志世代彬彬乎良史矣君子曰懿哉
間以授叅政陳某讀之且以後序屬焉辭且再弗獲

乃拜手稽首而爲之言曰今天下大矣而論形勝者
必曰陝今天下撫臣亦大矣而論經略之難者亦必
曰陝豈以終南太華以暨賀蘭河湟延袤千里有難
以控御保釐者耶昔者成周氏之有天下也曰自陝
以西周公主之自陝以東召公主之夷考其時天保
以上治內乘薇以下治外則其所以經營乎岐豐畢
原之上者何如也我

明稽古建官遠紹三代而諸臣推誠宣力實維古周召是
師吾嘗歷上郡達榆楊見肅敏之功焉又嘗讀石城
記見端肅之功焉又嘗讀雍大記見襄毅諸君子之

功焉其他鴻名茂烈掀揭宇宙蓋卓然以經略自樹
者是故志世代以昭遇也志勲業以昭勸也志名位
志邑里以昭聞也記之義大矣哉洪洋由翰苑出拜
諫議大夫嘗極言天下事侃侃焉乃卒

簡在帝心游登今秩蓋嘗觀其憂

國壽邊不遺餘力寔與肅敏諸君子相上下蓋繇是可
以復成周之舊矣猶與休哉嗟夫三代而下采名不
采實誅文不誅意故識治者每憂之我公之意其在
茲乎書曰爾維敬明乃訓追配于前人後之觀者將
必重有感於斯矣

刊端溪先生集序

南京禮部尚書

序曰昔我

聖皇曠咨宗伯修明禮樂我

端溪氏接武夔龍日聞明

良喜起之歌洋洋如也雖離如也君子曰休哉乃嘉
靖庚戌游庸

簡命晉位留都任司徒氏經濟之暇輒操觚染翰塵壘忘
倦乃託諸汾陽孔氏文谷者蓋括平生之所著述彙
次成篇詩則管任自然靡事雕琢其黃鐘瓦缶之遺
乎文則順理成章靡事鈎棘札蒿之習其太羹玄酒
之遺乎間以示同官陳某曰蓋序諸嗟乎儒也陋若

涉淵海其無津涯則於斯集也其何能贊一辭哉辭
止再弗獲乃執簡而爲之敘曰嗚呼述作豈易言哉
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古昔
典謨訓誥明良賡歌遐哉邈乎不可尚已春秋以降
迄于唐宋中間作者無慮數百家或者謂晉無文字
惟歸去來辭一篇諸葛武侯出師二表君子謂其感
人動物猶有訓誥遺意嗚呼述作豈易言哉夷考端
溪仕進適在

八廟之初嘗觀其抗疏郎曹請誅君側斷斷乎如太阿出
匣而斗正芒寒至今讀之猶爲凜凜其次

養宛若令伯雖中經坎壈遲回歲月而高志雅適時
有得于蜉蝣芻狗之外者此公平生忠孝大節可以
風世而文不與存焉者也傳曰輪轅飾而人弗庸徒
飾也况虛車乎是故讀公之文之詩者以是求之思
過半矣乃今

聖明簡拔遂躋登茲則所以轉移化導以敦敷錫之休者
其不在茲乎其不在茲乎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公名崇慶字德徵登正德戊辰進士端溪其別號
云

刊大竹先生集敘

古今論成天下事者要必以節義爲重若昔龍逢諸人暨長孺孝肅輩危言直節冠冕乎百世上下嗚呼此豈經生曲士可得而攀其逸駕也哉

明興百八十年

列聖道化培植迄于

孝

武寔昌寔烈某生也晚無能執御前修然泰山喬嶽赫然爲萬代瞻仰者詎能已於後人之鄉往哉越昔辛卯某濫竽東郡聞南洲太史謂陳大竹氏總憲兩浙獨持風裁動搖山岳詞泣鬼神曰嗟乎是甚爲三代之

遺直乎或曰未也暨戊戌己亥某濫竽陝藩復聞大竹氏撫治商洛獨懋經營至于吐番固有不服曰嗟乎是其爲三代之遺材乎或曰未也夫天下有大事功亦必有大本原維公系出忠貞秀鍾海嶽其昂藏激烈直與泰嶽爭衡而雄文藻思殆海錯蛟犀輝映宇宙是故出入

禁闈批鱗觸禁雖瀆九死而不移嗚呼充公此心雖龍逢諸君子亦何多讓是故發諸事業皆磊落峻絕斬然名世或謂古今人之不相及豈其然哉豈其然哉舟過維揚厥子侍御其學方按部乃懇于言序公集

嗟余不敏其何能贊一辭哉竊聞古之君子所謂不
朽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載觀集中所載
如商山蓬萊諸作大抵皆步漢魏盛唐矩矱式克名
家然余竊謂公秉忠孝大節夷險弗渝則於古之所
謂不朽者亦庶幾乎其上矣矧侍御正色立朝克承
父志則公許國之忠雖自世遠猶有生氣詩云昭
茲來許繼其祖武其是之謂乎詩文凡若干卷則陽
明玄菴諸先生已相推讓矣予何言哉公名鼎登弘
治乙丑進士別號大竹者志節也故今集仍從大竹
云

陝西奏議敘

嘗讀書至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後王
爾乃順之于外乃作而嘆曰古之人所以引君當道
弼成化理其有資於言乎夫自都俞風微而堂下千
里昌言日闕人臣拜諫官思日替料葉焉正天下匪
奏疏之入吾未見其有濟焉者矣陝爲天下大藩其
事之重且大者曰

宗藩曰夷狄曰邊餉曰寇盜曰盜宄乃欲曲防預制俾
無內憂無外訐而薄海內外咸戢以寧吁亦艱哉我
侍御雙溪張子立朝時秉道嫉邪獨持風裁比奉

命出按秦中登華嶽慨然有澄清之志乃歷漢中入平鳳
諸所弗軌者時侃侃論奏焉猶未也乃渡河西復長
安遂審大辟貞于百度諸所論列者咸荷

聖明俞允而蕃錫有加焉君子曰休哉張子之遇乎粵自
入關暨竣事積其疏凡若干首其嘗受而讀之危言
極論若欲與賈陸諸人相上下者是故慮

祖訓之或愆也而

宗藩秦慮將相之弗和也而邊臣秦慮時事之孔艱也
而大臣交矣又慮造圍之孔棘也而軍餉奏又慮民命
之危也而恤刑於其也一語一言固非憂時慮事

設欲身任其責而夫人亦遂斂手罔敢橫行如疇昔
者奏之功於是為大君子曰列哉張子之疏乎抑嘗
聞諫之道有三難曰遠曰踈曰驟夫孤臣持幅紙與
天子相可否誠難為力即日侍左右而情之弗通理之弗
究欲其驟然聽從亦難矣侍御從事邊庭而
封章之達乃悉仰承

休命雖其辭之不可已有如是者抑其所以轉移而懷服
之者固尤有忠誠以為之本哉易曰王臣蹇蹇匪躬
之故疏凡三百餘奏茲錄僅四卷志其大也君子觀
此亦可例其餘矣

兩浙鹽政志後敘

或有問於廣陽陳子曰夫鹽政其先王之制也與哉
曰然古有鹽鐵均輸其猶有先王之遺意也與哉曰
否然則謂是志爲王制也如之何曰昔有夏氏之有
天下也青州厥貢鹽絺成周以共膳羞以待戒令以
御賓客以共百事蓋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爲已遐
哉邈乎先王之制其存於后世者幾何哉我

明御極體國經野慎德務施蓋思以唐虞化天下者竊嘗
伏讀

列聖之謨乃仰而嘆曰懿哉淵乎帝王之所以仁天下者
其在茲乎其在茲乎是故慮民力之靡紓也故設之
以轉運慮官箴之靡飭也故糾之以臺臣慮
國是之靡定也故參之以章奏慮命令之靡嚴也故重
之以

王言要之任土作貢通商惠工庸以固安天下云爾謂是
爲帝王之政也非與古道日遠而先王之意寢失是
故鈞舉者崇羨厲禁者廢民誣上者闕德嗟乎闕德
則悖朕民則殘崇羨則竭吾懼先王之治之不可復
見也侍御劉公祇奉

明命按部于浙貞度飭憲約已裕民越明年底績乃取諸

往事采諸縉紳爲志蓋將以垂久遠昭鑒戒也公之
用心其遠矣哉是故君子觀

制勅則王章明矣觀地利則物產昭矣觀

國課則民力紓矣觀禁令則

國法嚴矣觀奏議則

國是定矣觀文藝則勸懲備矣於戲志之義大矣哉昔
孔子論夏商之禮而愛文獻之不足蓋有志於天下
爲公之世云爾然則我公之意其亦有所祖述哉某
不佞樂觀志之有成也敢敬序諸末簡

跋周禮句解後

嘉靖丙申某刻周禮句解成或問之曰子之刻是編
也謂足以盡先王之大法也乎曰然昔者先王之有
天下也體國經野創制立法庸以章志軌物建極宣
化而民用靡惑是故乃立六官以象天地以象四時
而典章文物放諸海內郁郁如也洋洋如也孰是以
求先王之治也非與曰法也者治之具也是編也者
先王經綸之迹也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子知
之乎曰未也曰先王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是故
微而顯深而通茂而有間大道之行天下爲公焉譬
諸天運神道而風霆流形庶物露生有各尸其功而

莫之或忒者是故吾觀于六典而經綸之業盡之矣
於戲盛哉是集也刪繁舉要得什一於千百君子求
帝王之治其尚毋忽於關雉麟趾之意哉某乃再拜
而言曰吾乃今知周之德與周之所以興也信矣爰
次其說而跋諸末簡

跋拘虛集後

跋曰夫虛其固可得而拘之也與哉夫天地萬物之
理具於心而大生焉虛靈空洞之妙神於心而明生
焉是故君子患弗虛也易大傳曰山上有澤咸君子
以虛受人是故虛則明弗虛則窒虛則神弗虛則物

物且窒吾見其拘也已莊生乃謂井蛙之見為拘虛
其固未之思也予廣陽陳某乃為之言曰莫明匪虛
唯窒之祛莫感匪通唯咸之從是故祛其窒遂昭天
下之故體其咸乃通天下之情而虛道備矣吾師石
亭挺生南服聲流寰宇意其必有以挹鍾山之秀而
探江海之淵者故其發之乎辭坤虛夷曠中正和平
直足以感人而立教者太史氏亦既言之矣抑其充
之將與太虛同量夫惡得而拘諸是故君子觀其集
可以知其虛矣

讀史歌小引

昔嘗讀五子之歌率多用韻其在伊訓曰維茲三風
十愆具訓于蒙士大凡歌者音協則易讀易讀則易
知久之融會貫通忽不自知其有得矣余家塾時延
友人訓子弟苦其難而弗之入也友人乃間取諸史
中條例一二事著為歌俾之誦習時或令其吟詠於
操縵博依之次予過而聞之曰嗟乎是其為善教也
乎夫自龜龍降瑞六籍誕興皇王帝伯之跡昭然於
彤管紀載川嶺其汗牛充棟學者童而習之白首有
莫得其津涯者吁亦難矣難矣是歌也執簡以御煩
守約以該博蓋亦曰不下帶而道存焉者是亦可資

於養正之蒙乎因憶平生讀史時亦間有一二品藻
處乃檢諸敝篋中悉以授之友人俾重加是正用鮮豕
魚之誤中間音韻或多有未盡叶者然皆取諸本色
語不欲竄易恐或失其真爾集成予部屬胡子庭蘭
見之曰夫道一而已矣是故無內外無遠近無凡聖
執是求之而古今理亂之迹君臣上下施為建白臧
否之故亦或可得于數千百載之上矣蓋刊諸予重
違其請乃題辭于家塾博雅君子知固以為未盡一
斑也